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

外戚傳

元

臣等謹按元史無外戚傳后妃表僅載其氏多不詳所自出無可徵信今考列傳中如托音色辰從太祖有功約以世世生男尚公主生女為皇后故一代元后鴻吉哩氏為多他如台哈布哈布圖繅

勒噶和琳等皆椒房懿戚傳有明文至布貝赫雖非后族然子孫世尚公主抑亦帝室姻婭當以類附今彙集為一卷移附類傳以符鄭志體例云

托音色辰　布圖　繅勒噶和琳　布貝赫　奇爾濟蘇

台哈布哈

托音色辰姓布斯格爾鴻吉哩氏世居朔漠本名托音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托音色辰女布爾特格勒津太祖光獻翼聖皇后按元祕史太祖九歲時烈祖挈之同往其舅氏處求婚途遇托音色辰托

音色長以夢得吉兆遂請妻以女烈祖以從馬為聘比歸而烈祖卒於途越九年太祖尋至其家成禮焉子阿樺從太祖征伐凡三十二戰皆有功賜號國舅阿樺諾延封河西王按孟珙蒙古備錄元初功臣以穆呼哩為首次則阿樺封尚書令傳失載有旮鴻吉哩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又賜所俘獲軍民仍授萬户以領之阿樺卒追封濟寧王謚忠武公主表稱阿樺為魯忠武王子旺沁授萬户尚睿宗女伊蘇布哈公主旺沁卒弟納沁尚太祖孫女色徹肯公主史傳失載今據公主表增襲萬户奉旨伐宋攻釣魚山從世祖南涉淮甸又率

兵平山東濟兖單等州中統二年與諸王北伐以其子喝海托歡額埒春等十八自從與額呼布格之黨伯爾克巴爾斯等戰追北至伯爾克圖復戰自旦及夕斬首萬級及卒子額埒春襲萬户尚鄂勒哲公主公主薨繼尚囊嘉特章公主至元十四年卒無子弟特穆爾襲萬户二十四年納顏叛從帝親征以功封濟寧郡王二十五年諸王哈坦多羅干叛與諸王率兵討之殲其衆帝賜名阿齊圖諾延以旌其功尋卒子二人長曰多阿克

巴拉次曰僧格巴拉皆幼以其弟曼濟台襲萬戸亦尚囊嘉特章公主成宗即位封為濟寧王諸王表曼濟台由濟寧王進封魯王奉旨率本部兵討叛王海都都勒幹行伍未定單騎突入陣中敵兵驚擾遂大捷有旨令總蒙古軍民官輔武宗以鎮北方囊嘉特章公主薨繼尚裕宗女納木喀巴勒公主曼濟台卒大德十一年阿齊圖諾延長子多阿克巴拉襲萬戸尚僧格喇實公主六月封大長公主多阿克巴拉加封魯王按諸王表作襲封魯王此稱加封魯王互異至大三

年卒嫡子阿哩雅實哩甫八歲襲萬戶四年襲封魯王
尚多爾濟巴勒公主元統元年卒僧格巴勒者阿哩雅
實哩之叔也自幼奉世祖旨養于鄂克沁公主所是為
布扎爾駙馬後襲統其本部民四百戶成宗時尚博諾
公主至順間封鄆安王元統二年加封魯王諸王表作元統元年襲封魯王卒此皆以駙馬襲封王爵者也蘇爾呼圖克者亦
阿禪之子以從征功在太祖朝遥授左丞相為千戶其
子曰阿哈駙馬當憲宗朝嘗率兵破徐州以功襲父官

有托里者亦阿禪裔孫也世祖授本藩千户令守朔土之吉魯爾二十四年從族父阿齊圖諾延征叛王納顏有功賜號巴圖爾托里孫滿濟勒噶尚博迪蘇公主卒弟博囉特穆爾嗣封懿德王有綽哈者阿禪次子伯克之裔孫尚托歡巴圖公主仁宗朝封安遠王以兵守恭賚有達爾罕者亦托音色辰裔孫也以從軍功世祖亦賜以巴圖爾之號其子曰布扎爾從征納顏禽其黨金嘉努後有博碩者即其孫也又阿禪之孫納罕尚太宗

蘇呼肯公主和和之孫布扎爾尚鄂克沁公主又托音色辰諸孫有名托羅該者尚布爾罕公主繼尚庫庫楞公主此皆尚公主為駙馬者也凡其女之為后者自孝獻翼聖皇后以降憲宗貞節皇后諱呼圖克台及后妹約索爾皆阿禪從孫孟克沁之女世祖昭睿順聖皇后諱徹伯爾阿禪之女其諱特古掄者阿禪孫托里之女諱諾爾布冊繼守正宮者納沁孫僊童之女成宗貞慈靜懿皇后諱實哩達喇額埒春之女順宗昭獻元聖皇

后諱塔濟武宗仁宗尊爲皇太后延祐七年又加尊號太皇太后則阿禪孫呼圖克特穆爾之女武宗宣慈惠聖皇后諱珍格托里子班巴爾之女其諱蘇喀實哩者阿禪從孫哈爾吉之女泰定皇后諱巴拜哈斯阿禪孫鄂蘭徹爾之女按后妃表稱巴拜哈斯后爲兗王滿濟勒噶之女考后妃傳與此相符當是表誤其諱巴罕諱蘇喀達喇者皆托里孫滿濟勒噶之女文宗皇后諱布達實哩魯王多阿克巴拉之女此則鴻吉哩氏之爲后者也初鴻吉哩氏族居於庫呼勒温都

爾肯德呼穆爾額爾古納河之地太祖分賜阿禪及其弟和和策等農土原注農土猶言經界也使各居之至至元七年額埒春萬户及其妃囊嘉特章公主請就所受達哩海子本藩駐夏之地建城邑以居帝從之遂名其城為應昌府二十二年改為應昌路元貞元年曼濟台復與公主請於帝以應昌路東七百里駐冬之地剏建城邑復從之大德元年名其城為全寧路鴻吉哩之分邑得任其陪臣為達嚕噶齊者有濟寧路及濟兖單三州鉅野

鄆城金鄉虞城碭山豐縣肥城任城魚臺沛縣單父嘉祥磁陽寧陽曲阜泗水十六縣此丙申歲之所賜也又汀州路長汀寧化清流武平上杭連城六縣此至元十三年所賜也又永平路灤州盧龍遷安撫寧昌黎石城樂亭六縣此至大元年所賜也又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頃則至大二年所賜也其應昌全寧等路則自達嚕噶齊總管以下諸官屬皆得專任其陪臣而王人不與焉此外復有王傅府自王傅六人而下其羣屬有錢糧人

匠鷹房軍民軍站營田稲田煙粉千户總管提舉等官以署計者四十餘以員計者七百餘其五户絲金鈔之數則丙申歲所賜濟寧路之三萬户至元十八年所賜汀州路之四萬户絲以斤計者嵗二千二百有竒鈔以錠計者嵗一千六百有竒此則所謂歲賜者也

布圖伊竒喇斯氏善騎射太祖嘗潛遣珠魯卜齊岱出使至額爾古納河布圖知其為帝所遣值日暮因留止宿殺羊以享之復假以良馬及還有加禮珠魯卜齊岱

具以白帝帝大喜妻以皇妹特穆爾既而察察爾岱歿楚琿托音等以兵三萬入寇布圖遣博囉岱摩哩托克托來告乃與哈喇扎拉温都爾哈納等討托音等掠其輜重降其民奈曼叛帝名布圖以兵至大敗之皇妹覺復妻以皇女噶沁必濟按蒙古備録太祖有女七人今考公主表止有三人噶沁必濟其一也而命哈喇巴圖之子伊克呼喇圖為之侍哈喇巴圖曰吾兒豈能為人臣僕寧死不為也帝令布圖與之敵戰於安圖河刺殺伊克呼喇圖哈喇巴圖走渡卓沁

河擒之盡殺其衆從太師國王穆呼哩略地遼東西以功封冠懿二州按元祕史太祖戊寅歲布圖以二千騎從征僉傳未敘及從征西夏病卒進封昌王按諸王表和琳駙馬始封昌王今傳稱布圖始受封而其子繅勒噶孫扎古喇沁曾孫和琳以次遞襲從此互異謚忠武子繅勒噶襲爵

繅勒噶娶皇子庫春女安圖公主生女是為憲宗皇后按本紀及后妃表憲宗四后不載有伊奇喇斯氏或當是未經冊立者初事太宗與穆呼哩取嘉州遣巴圖爾罕卓沁恰來獻捷帝曰若父宣力國家今繅勒噶克光前烈召至中都以疾卒子扎古喇

沁從定宗出討萬努有功太宗命親王阿齊台以女伊遜尼公主妻之襲封昌王卒謚忠靖公主表作謚武靖札古喇沁有子二人長伊埒台娶望子賽音珠卜女哈達罕公主生圖卜台與納顏戰有功次和琳

和琳尚憲宗女巴雅爾公主後托和特穆爾叛世祖命和琳與錫里濟等討之帝復令尚憲宗孫女布呼齊公主宋平封以廣州納顏沙喇哈喇叛世祖親征色徹肯等與哈喇罕屢戰帝召和琳至值色徹肯等戰于沁和

實衮之地哈喇罕衆甚盛按原傳上文作哈喇罕此以下俱作哈達罕蓋因前傳哈達罕公主而誤也今卷改正和琳以兵二百迎敵敗之哈喇罕等走度猱河還其巢穴踰年帝命和琳復征之其衆皆遁去餘百人逃匿山谷和琳即率兵二百徒步追之色徹肯止之不聽往殺其衆又踰年復往征之與哈喇罕遇于烏拉河和琳夜率千人潛入其軍盡殺之卒追封昌王謚忠宣子阿實克事成宗都勒斡叛于海都帝遣晉王噶瑪拉并武宗即師討之阿實克射中其膝擒殺甚多

都勒幹號哭而遁封為昌王按阿實克封昌王表稱在延祐四年此作成宗時封考成宗本紀亦無明文續通鑑綱目則僅載其射膝事而不言封爵識以闕疑仁宗朝賜以寧昌縣稅入阿實克尚成宗女伊埒哈雅公主復尚憲宗曾孫女滿達勒公主及卒子巴喇實哩襲封昌王按公主表巴喇實哩子薩蘭多爾襲封昌王尚伊嚕勒公主本傳失載和琳從弟布哈尚世祖女烏爾戩公主其弟索隆嚕娶皇子莽噶拉木女鈕掄公公主生女是為武宗仁獻章聖皇后實生明宗

布頁赫按元史舊作阿勒古斯托克塔古哩傳今因其子布頁赫實始尚公主附列外戚故改作布頁

赫傳而仍以其父冠于傳首翁觀部人系出沙陀鴈門之後世為部
長至其父阿勒古斯托克塔古哩時有西北奈曼國主
迪延汗遣使來約欲相親附以同據朔方部衆有願從
者阿勒古斯托克塔古哩弗從執其使來告太祖遂約
同攻迪延汗阿勒古斯托克塔古哩先期至既平奈曼
從下中原復為嚮道南出界垣按元秘史太祖元年封功臣授阿勒古斯托克塔古哩為千戶本傳未載太祖使歸鎮本部為其部衆昔之異議者
所殺長子巴延實保併死之其妻阿里哈攜布頁赫與

姪鎮國夜遁因避地雲中太祖購得之賜與甚厚乃追封阿勒古斯托克塔古哩為高唐王阿里哈為妃以布頁赫尚幼先封鎮國為北平王鎮國卒子尼古爾岱襲爵尚睿宗女塔瑪噶公主略地江淮卒于軍按尼古爾岱諸王表稱其由北平王進封鄃王與此小異布頁赫幼從攻西域還封北平王尚阿拉克必濟公主公主明睿有智略車駕征伐四出嘗使留守軍國大政諮稟而後行公主之力居多布頁赫未有子公主為進姬妾以廣嗣續生三子曰準布哈曰

阿爾布哈曰珠爾布哈視之如己子布頁赫卒追封高唐王謚武毅後加封趙王子準布哈尚定宗長女伊埒默色公主按公主表準布哈子趙忠烈王囊嘉特台尚琳沁公主囊嘉特台子趙王瑪展尚僧格已拉公主傳俱失載阿爾布哈尚世祖季女伊埒公主中統初總兵討額埒布格敗扣布哈於阿勒坦和囉海之地三年圍李璮于濟南獨當一面事平又從征西北敗叛王之黨色埒默子崆果囉卒子奇爾濟蘇

奇爾濟蘇性勇毅習武事尤篤於儒術經史性理陰陽

術數靡不該貫尚裕宗女呼圖克台默色公主繼尚成宗女阿裕爾實哩公主宗王額布根叛率精騎千餘追及之大敗其衆額布根以數騎遁去奇爾濟蘇身中三矢斷其髮凱還成宗即位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請往平之及行誓曰若不平定西北吾馬首不南大德元年夏遇敵于巴雅斯之地大敗之擒其將卒百數以獻二年秋諸王將帥共議防邊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奇爾濟蘇獨以為不然嚴兵以待是冬敵果大至

三戰三克奇爾濟蘇乘勝遂北深入險地後騎不繼馬蹟遂為所執敵誘使降正言不屈又欲以女妻之乃毅然曰我帝壻也非帝后面命而再娶可乎敵不敢逼後竟以不屈死九年追封高唐忠憲王加封趙王子專幼詔以弟摩和納襲高唐王摩和納才識英偉謹守成業境内乂安教養專過於已子至大二年摩和納加封趙王（按公主表稱趙國大長公主阿實克圖嚕適阿爾布哈子郤忠襄王摩和納諸王表稱至大元年襲封郤王此云襲高唐王加封趙王而不言尚公主互異）即以讓專三年專襲趙王尚

晋王女喇特納巴拉公主一曰台王傅托歡司馬阿濟蘇謂曰先王旅殯卜羅荒遠之地吾痛心欲無生若請得歸葬先塋瞑目無憾矣二人言之樞密院以聞帝嗟悼久之曰專孝子也即命阿濟藴等一十九人乘驛以往至殯所奠告啟視尸體如生遂得歸葬

台哈布哈鴻吉哩氏世為外戚台哈布哈初以世冑入官累遷雲南行省右丞歷通政使上都留守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八年太平為丞相力薦可大用台入為

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太平罷托克托復相台哈布哈因黨於托克托謀欲害太平衆由是不平之十二年盜起河南詔拜台哈布哈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加太尉將兵討之未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安陸德安等路招降服叛動合事宜軍聲大振十四年（按本紀至正十四年詔台哈布哈率師討安豐賊本傳失載）托克托以太師右丞相總大兵征高郵尋詔奪其兵柄升台哈布哈本省左丞相與太尉伊徹察喇樞密知院舒蘇代總其兵山東河北諸軍悉令節制

而台哈布哈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十五年監察御史伊埒呼圖克等劾其慢功虐民之罪於是詔奪其職頃之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湖廣荊襄諸軍招捕沔陽湖廣等處水陸賊徒會朝廷復拜太平為中書左丞相台哈布哈意不能平歎曰我不負朝廷朝廷負我矣及擊賊賊且退諸將欲乘勝渡江而台哈布哈反勒兵退後賊犯汴梁守臣請援十往反始率兵往猶按甲不進時睢亳太康俱陷邉警日

急或諫其進兵台哈布哈大言曰若等毋多言我自有神算也既而縱軍出掠百里之内蕩然無遺繼又渡師河北聲取曹濮遂駐於彰德衛輝按本紀至正十七年台哈布哈兵復大名路并所屬州縣本傳失載俄而曹濮之賊奔竄晉冀大同亦相繼不守朝廷兩遣重臣授以成算而台哈布哈恬不為意是時其子壽通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討山東久無功嘗以事入奏語言驕慢帝惡之十八年山東賊愈充斥逼近京畿詔拜台哈布哈中書右丞相總其兵討山東

既渡河即疏請太平至軍中供給糧餉欲因事害之時參知政事巴延特穆爾張晉等分省山東二人者嘗劾壽通不進兵台哈布哈至則以其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鄂勒哲特穆爾為右丞日嘗劾其非亦加以失悞專制之罪擅改其官徵至軍欲害之事聞廷議喧然而太平以其欲害己也遂諷監察御史茂濟嚕海等順帝紀作御史七十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自於帝前力譖之於是詔奪其官爵兵柄安置蓋州以知樞密院事烏

蘭哈達總其兵台哈布哈闇有謟夜馳詣劉哈喇布哈求救劉哈喇布哈者台哈布哈故部將也以破賊有功拜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駐兵保定見台哈布哈來因張樂大宴舉酒慷慨言曰丞相有大勲勞天子終不害丞相我當自往見帝言之哈喇布哈即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實告太平曰台哈布哈大逆不道爾敢妄言禍將及爾若能致之來吾以爾見帝功不細矣哈喇布哈許之還縛台哈布哈父子送京師未至皆

殺之於路

按台哈布哈元史舊傳列傳今以其世爲外戚移入類傳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九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

忠義傳

臣等謹按唐以後忠義大率死事者居多其有義烈彪炳萬死一生雖沬隕身志輕授命者並依史例登之問有子孫事蹟無可析傳舊史所附亦仍其例遼史無忠義門茲從列傳採輯金元忠義間有散在列傳中者今皆表而出之以從其類若其

居官立朝名節暴著與夫出身存亡繫一代終始死事一節不足以盡之如唐之顔真卿段秀實宗之文天祥之類則仍依舊史系之列傳焉

唐一

夏侯端　劉感　常達

呂子臧 馬元規　王行敏 盧士叡 李玄通　羅士信

張道源　李育德 李公逸 張善相　敬君弘 呂世衡

李安靜　高叡　安金藏

王同皎 周憬　李憕　盧奕

張介然 崔無詖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仕隋為大理司直大業中高祖討賊河東表端為副端邃數術密語高祖曰王牀揺帝坐不安晉得歲真人將興安天下者其在公乎但上性沈忌宜早為計帝感其言義師興端在河東吏捕送長安帝入京師釋之引入卧内與語極歡擢秘書監李密之降端請假節招諭關東乃拜大將軍為河南道招慰使

即傳檄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譙州會亳汴降於王世充道塞無所歸麾下二千人糧盡不忍委端去端乃殺馬宴衆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妻子徒死無益吾丐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衆號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爭持之乃止行五日餓死十四三遇賊衆潰從者纔三十餘人通鑑作五十餘人遂東走擷豐豆以食端持節卧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時河南地悉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固守勤兵迎端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

尚書少吏部印綬名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

寧汙賊官耶非持首去不可見即焚書及衣因解節旄

懐之置刃于竿間道走宜陽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

髮癯焦無復人狀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狀帝憫

之復拜秘書監出為梓州刺史貞觀元年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為薛仁

杲所圍糧盡殺所乘馬啖士而煮骨和木屑自食城垂

陷長平王叔良救之賊乃解與叔良出戰為賊執按新舊書

叔良傳皆云仁杲揚言食盡遣高墌人偽降叔良遣感帥師赴之大戰百里細川感為賊執是叔良未曾出戰也還圍涇州令感約城中降感紿諾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饑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勉之無苦仁杲怒執感埋其半土中馳射之至死詈益甚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川刺史爵平原郡公封户二千謚忠莊詔其子嗣封爵賜田宅焉

常達陜州陜人仕隋為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命為統軍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强達敗其子仁杲于宜禄

川舉遣將仵士政紿降達不疑士政伺隙刦之并其衆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瘦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拔刀逐之趙弘安為蔽捍乃免仁杲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之古人為執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終隴西刺史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隋大業末為南陽郡丞高祖入京師遣馬元規慰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元規遣士諷曉子

臧殺之及煬帝已弑帝更使其壻薛君倩齎詔諭子臧子臧發喪訖然後送欵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朱粲新衂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擊之謂元規曰賊新敗上下惶沮一戰可禽若遷延其衆稍集致死于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粲得衆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賊圍固會霖雨城壞或勸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赴敵死俄城陷元規亦死元規安

陸人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歸高祖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殺上黨取長子壺關刺史郭子武懦不支帝遣行敏馳往既至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偫空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兵于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破之既而釋甲不設備為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時

死事者又有盧士叡李玄通

士叡客韓城隋亂結納英豪高祖興之舊兵興率數百人上謁汾陰又使兄子諭降劇賊孫華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于飲馬泉擢累右光祿大夫為瀛州刺史黒闥遣輕騎破其郛士叡拒戰衆見親屬縶縲乃潰士叡為賊禽欲使説下城堡不從見殺

玄通藍田人為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揔督為黒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不聽因之故

吏有餉飲饋者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劒舞可借刀守
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面不能保所守
尚何視息耶乃潰腹死帝為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羅士信齊州歴城人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
孟讓寇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擊賊士信年十四請自
効須陁疑其不勝甲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鞬上馬頋盻
須陁許之擊賊濰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剌殺
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一矛戴而行賊皆眙懼無敢抗須

陁乘之大破賊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輙劓鼻納諸懐暨還驗以代級須陁歎服遺以所乘馬凡戰須陁先登士信副以為常煬帝遣使圖其陣法後須陁為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李密署總管俾討王世充身被重傷見獲世充愛其才厚遇之後得密將邴元真等士信恥與伍率所部千餘人來降（通鑑士信有駿馬世充兄子欲之世充奪以賜士信怒會世充遣士信冦穀州士信遂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因謀世充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詬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

嬰兒啼譟堡下詐言自東都來奔羅總管既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無遺類賊平授絳州總管封郯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洺水上得一城 遣士信據守賊悉衆攻方雨雪救軍不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舊書作年二十通鑑考異云士信始從張須陁擊王薄等時年十四若死年二十八則在大業四年于時王薄未為盜年二十則在大業十二年是歲須陁死按通鑑載擊王薄事在大業九年城陷被執在武德五年則死時二十三歲也年皆不合今姑從新書而附識之 王隱悼購其尸以葬謚曰勇初士信

為仁基所擡東都平葬之北邙以報德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

張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行年十四居父喪以孝稱嘗與客夜宿客暴死恐主人怱怖卧尸側至曙乃告徒步護送還其家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户曹參軍使守幷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累封范陽郡公守趙州為竇建德所執會建德殁河南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擣賊心脅即諂諸將率兵引接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

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更資以衣食遣之拜綿州刺史舊書尋轉太僕卿歴相州都督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無貲産比亡餘粟二斛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固辭請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士求才行者也既能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累進刑部侍郎儀鳳初彗見東井上疏陳得失武后時歴秋官尚書爵南陽侯有清槩然尚文刻當時亦少之為

酷吏所搆流死嶺表

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世富于財家僮百人天下亂私完械甲嬰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為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亡與柳燮等歸李密密為王世充所破以郡來降即拜陟州刺史兄厚德被賊執使招育德陽許之得不死賊帥段大師因厚德守以兵陰得其驩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擁羣囚譟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大師縋

城走即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賊河内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鋭士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三弟皆歿時死節者又有李公逸張善相公逸與族弟善行居雍邱以才雄為衆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獻欵髙祖因其地置杞州即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為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亳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為賊邏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答曰我于天下惟聞有唐賊怒

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褱邑縣公善相褱城人
大業末為里長督兵迹盜為衆附賴乃據許州奉李密
密敗挈州以來詔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
使三輩請救未報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為
唐臣當效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
肯曰與公同死愈于獨生城破被執罵賊見殺高祖歎
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乃封其子褱城郡公
敬君弘絳州絳人累功歷驃騎將軍封黔昌侯以屯營

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將軍馮立

與巢王親將謝叔方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鬬君弘挺身

出或曰事未可判當按兵待變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

呼而進皆戰歿詔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居驍衛

將軍新書于本傳下附載馮立謝叔方二人事實按君弘世衡以戰歿入忠義立叔方既歸太宗無縁並傳今但載其縁起餘並刪

李安靜尚書詹事綱之孫天授中為右衛將軍武氏革

命羣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

安靜曰以我為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遂誣殺之會昌中録忠臣後乃贈安靜太子少師按安靜傳新書原附于其祖李綱傳後今改列忠義

高叡京兆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熲孫也舉明經稍遷通義令有治蹟人刻石載德歷趙州刺史平昌縣子聖歷初突厥默啜入寇叡嬰城固守攻益急長史唐波若謀應賊叡覺之力不能制自經不死為所執使降諭諸縣不肯遂見殺贈冬官尚書謚曰節詔誅波若籍其家

子仲舒通故訓學擢明經為相王府文學王器重之開元中累官中書舍人據舊書增輯與同僚崔琳為宋璟蘇頲所禮常語人曰古事問髙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終太子右庶子

安金藏京兆常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禁人私謁惟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剌腹中腸出被地

胠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髙醫納腸褫桑皮紩之閲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神龍初母喪葬南闕口營石墳地本卬燥泉忽湧流廬側李冬有華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懐慎上其事詔表闕于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追思忠節下制褒美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鑱其名于泰華二山卒配饗睿宗廟庭大歷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中和中擢其遠孫敬則為太子右諭德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長安中尚中宗女安定郡王拜典
膳郎桓彦範等誅二張遣郎東宫迎太子請曰逆竪反
道顯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須殿下到以
係衆望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同皎曰將相毀家
族以安社稷柰何欲内之鼎鑊乎太子尚猶豫同皎即
扶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兵因奏太后誅易之等狀
帝復位擢右千牛將軍封琅邪公主進封公主同皎駙
馬都尉遷光禄卿神龍二年復與張仲之祖延慶周璟

李悛冉祖雍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武三思會延慶妻乃宋之遜外妹之遜子曇得其實密語三思冉祖雍亦以其謀告三思三思遣悛上急變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于都亭驛籍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憬逾入比干廟自剄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可懸吾頭國門見三思之敗也後太子重俊誅三思睿宗立詔復同皎官爵謚曰忠壯誅祖雍悛等先是許州司户參軍

燕欽融再上書斥韋后擅政且逆節已萌中宗召至廷撲殺之又博陵人郎岌亦表后及宗楚客亂被誅至是俱贈諫議大夫備禮改葬賜欽融一子官同皎子繇尚求穆公主生子潛字弘志幼莊重不喜兒弄以帝外孫補千牛元和中擢累將作監吏有籍名北軍輙驕惰不事者悉奏罷之監無公食而息錢舊皆私有至潛取以具食遂為故事遷左散騎常侍拜涇原節度使至鎮繕壁壘構高屋偫粟兵利而廄遂引師自原州踰硤石取

蕃將一人斥烽候築歸化潘原二壘請復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即位封瑯琊郡公更節度荊南跡吏惡榜之里閭殺尤縱者分射三等課士習之不能者罷故無冗軍太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于官贈司空新書此下有吳保安傳按忠義傳所載皆死節之士保安篤友誼與忠君死事者不同今改入獨行傳

李憕并州文水人父希倩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憕少秀敏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舊書作咸陽尉屢調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表假監察御史歷遷給事中力于治有任

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紿失李林甫意出為河南少尹天寶初除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陵長史民為立祠賽祝以捕賊頁徒彭城太守封洒泉縣侯連徙襄陽河東並兼採訪處置使入為京兆尹楊國忠惡之改光禄卿東京留守安禄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憕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綏勵士卒將遏賊西鋒擢禮部尚書禄山薄城下常清兵皆白徒戰不勝輒北憕收殘士數百衰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鬥達

奚珣降賊_{新書不載達奚珣降賊今據通鑑增}憕約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憕坐留守府奕守臺城陷禄山執憕奕及官屬蔣清害之詔贈司徒謚忠懿河洛平再贈太尉憕十餘子江涵渢瀛等同遇害唯源彭脫源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贖出之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惠林佛寺者憕舊墅也源依寺居閴户日一食祠殿其先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

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之穆宗下詔襃其父忠子孝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詔即附表謝辭吐哀慤一無受尋卒敬宗時擢𢡟孫為河南兵曹參軍彭擢明經第天寶中選名臣子可用者自咸寧丞遷右補闕從天子入蜀後𢡟五年卒有孫景讓景莊景温别傳

盧奕黄門監懷慎少子也與兄奂齊名天寶初為鄠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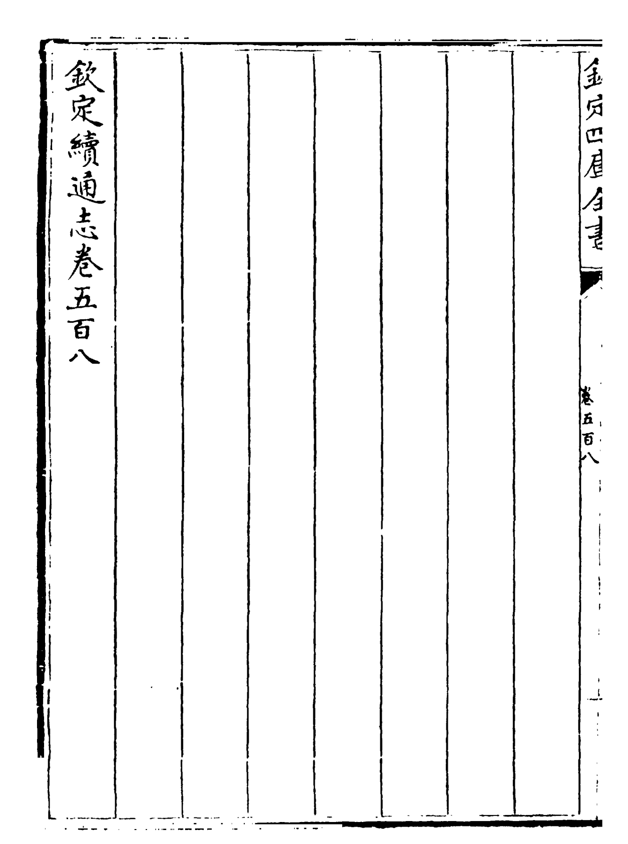
積功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自懷慎與及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禄山陷東都吏亡散奕前遣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數禄山罪徐顧賊徒曰為人臣者當識順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臨刑西向再拜罵賊不絶口肅宗詔贈禮部尚書按舊書作玄宗聞而憫之贈兵部尚書謚曰貞

烈子杞别有傳杞子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擢進士補崇文校書郎拜左拾遺歴杭常絳三州刺史課嘗最

名授吏部郎中進累兵部侍郎為華州刺史卒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累云

張介然猗氏人本名六朗性慎愿長計畫始為河隴支郡太守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踵領節度並署營田支度等使入奏稱旨請得列戟故里許之翰薦為少府監歷衛尉卿祿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按舊紀以介然為陳留太守河南節度採訪使新紀賊陷陳留執太守郭納張介然死之則是納為太守介然以節度統其事耳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居民孶夥久不知戰介然到不三

日賊已渡河旬有六日城陷初有詔購賊首而暴誅慶宗狀祿山入陳留見詔書撫膺大哭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逞血流成川斬介然于軍門按舊書載玄宗贈以偽將李延望為節度使守陳留祿山已拔陳留則鼓而前介然工部尚書無敢抗中宿攻滎陽太守崔無詖率衆乘城與官屬皆死賊首以偽將武令珣戍焉無詖京兆長安人本韋后外家始娶蕭至忠女至忠敗被貶久乃為益州司馬善楊國忠引為少府監守滎陽詔贈禮部尚書謚曰毅勇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九

忠義傳

唐二

顔杲卿 袁履謙　賈循　張巡

許遠 南霽雲 姚誾 雷萬春　程千里 袁光庭

龐堅 薛愿　張興　崔倫

蔡廷玉　符令奇　劉迺

孟華　張伍　周曾

張名振 石演芬　吳溆　高沭

賈直言　辛讜　黄碣

孫揆

顔杲卿字昕琅邪臨沂人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為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涖事明濟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

參軍安禄山聞其名表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禄山反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支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禄山輒賜金紫使與其將李欽湊舊書杲卿傳欽湊姓蔣實録仍姓李與新書通鑑同高邈按新書無高邈名今據舊書增入為下文遣高邈召兵范陽張本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為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賈深内邱令張通幽定謀圖賊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為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禄山殺循時真卿在平原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歸

路以綫其西入之謀杲卿大喜乃以賊命召欽湊計事
欽湊夜還舍之外郵使履謙及叅軍馮虔郡豪翟萬德
等數人飲勞既醉斬之並殺其將潘惟慎賊黨殲投尸
滹沱水先是祿山遣將高邈名兵范陽未還舊書欽湊遣高邈往幽州未還按二將既同握重兵鎮土門豈得擅遣邈往幽州今從新書杲卿使藁城尉崔
石圖之邈至滿城虔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紿以置酒邀
擒馬虔叱吏縛之賊將何千年自趙來虔亦執之送二
賊杲卿乃遣子泉明及萬德深通幽等傳欽湊首械兩

賊送京師張通幽以其兄陷賊泣請同行杲卿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更其表多自為功別遣使上之按承業冒功由張通幽新舊書俱不載今據通鑑補厚遺泉明還隂令壯士翟喬賊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玄宗擢承業大將軍已而事顯乃拜杲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

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自固舊傳十五郡皆為國家守通鑑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其附祿山者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均與此異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渡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為守計求救於河東承業兵不出杲卿晝夜戰糧竭矢盡六日而陷通鑑杲卿起兵纔八日新舊書史思明傳正月六日圍常山九日拔之則三日也與此異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加刃少子季明頸上曰降當活

而子也終不荅遂並盧逖殺之送杲卿洛陽禄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駡曰汝乃營州牧羊奴耳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所負於汝而反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豈從爾反耶禄山不勝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絶賊鉤斷其舌乃含胡而絶年六十五履謙既斷手足䘮之見者垂泣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已擒諸郡復為賊守通幽譖杲卿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

真卿表其枉上皇杖殺通幽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杲卿履謙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遣令行喪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遂李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官建中中又贈杲卿司徒初杲卿被殺徇首於衢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為祭後湊歸髮於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泉明有孝節喜振人急既為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容髩陽史思明圍李光弼獲泉明裹以草送幽州間

闕得免思明歸國真卿方為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得已女及姑女悉錢三萬贖姑女再還取貲已女復失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扶挾渡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殯父與履謙分柩護送長安履謙妻發視斂具與杲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郫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飦鬻不給無愠歎居母

喪毀骨立其行誼當時以為難春卿倜儻美姿儀通當世務十六歲舉明經拔萃高第調屛浦主簿嘗送徒千人於州亡其籍口計物色無所差長史陸象先嘗異之轉蜀尉被譖繫獄為梭櫚賦自託長史蘇頲遽出之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卿為請玉真公主得不死時人高上其節終偃師丞沈盈者亦杲卿甥有行義明黃老學解褐博野尉與杲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遥達賈循京兆華原人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不答辟署里

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右蒔松栢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廣孝徵君循有大略蘇頲在益州謂循今頗牧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山三遷静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循揣廣狹為橋以濟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埌岑翳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遷安東副大都護安禄山兼平盧節度表為副遷博陵太守禄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光禄卿兼副使知留後九姓叛禄山兼節

度河東循亦兼雁門副之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為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謚曰忠從子隱林為永平兵馬使朱泚之難率衆扈行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知家世引至卧内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即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耶因令糾察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冐矢石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陛下資性急不能容掩

若不悛賊雖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統軍卒帝思其質直贈尚書左僕射以實户三百封其家

張廵鄧州南陽人舊書作蒲州河東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畧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與兄曉皆以名稱重一時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蹟最秩滿還都不肯見楊國忠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誅大吏華南金赦餘黨莫不改行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禄山反賊酋張通晤陷宋曹

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民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為頓邱令盧詵所殺賁引軍至雍邱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邱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取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會往見李庭望舊書會賊來潮逸出關按潮既以城降豈更出關新書作暫出行部通鑑云往見李庭望庭望賊將也於當日事情為近今據

改淮陽因吏解縛起殺守者近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
屠其妻子磔城上祗聞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還攻雍
邱賁趨門為衆躪死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奔
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戕祗府祗乃舉兖以東委巡經
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出不意分千人乘城
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
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之賊不敢向巡伺隙出擊積
六旬大小數百戰潮遂敗走以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

曰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赧然去時王命不通有大將六人皆官開府特進白巡以勢不敵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嘗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瀕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縛藁為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還得箭

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紿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潮圍復合巡又紿曰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來責荅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

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偽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黎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東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曾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絶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闇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

按通鑑至德元載冬十二月楊朝宗將襲寧陵巡遂拔雍邱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

是日巡遠與賊戰寧陵城北大破之至德二載春正月丙寅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與遠兵合據此則入睢陽在寧陵戰後新書於寧陵戰前即言至睢陽與通鑑不合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水為不流朝宗夜去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圍陵孤外詎可吝賞與眥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才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

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為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閭吏部郎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

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遽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五月

賊方刈麥巡夜濟師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

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於琦

所斬將拔旂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城招巡

巡陰縋勇士數十人隍中持鉤陌刀强弩約曰聞鼓聲

而奮酋恃衆不為備城上譟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

兵不能前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為矢中者喜謂

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

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餉濮陽濟陰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巡出鉤竿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栅以守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賊幾何曰二朞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奈何

從賊鬬弓與我角一日事平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為此懐忠淹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廵前後説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兾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廵使南霽雲如叔兾請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决死鬬叔兾不敢應廵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

謝大夫進明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强兵觀睢陽陷没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舊書

請嚙一指留於大夫柳宗元南府君碑自噬其指曰啜此足矣新書蓋本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一坐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甎誓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至真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

城使康坦兵三千夜冐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行兵多死所至纔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絶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飢衆行必不達不如堅守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十月癸

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拜曰臣生不報陛下死必為鬼以癘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荅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為君父死耳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以刀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初子琦議生

致一人慶緒所忒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新書此下載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巨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按通鑑考異云巨在彭城若走臨淮巡姊在睢陽何以得遮之今據刪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藁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荅曰賊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

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必親臨行陳有退者廵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厮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西李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廵亡三日而鎬至命蕭昕誄之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於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

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詔贈巡霽雲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邱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玫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為上又贈姚誾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舊書至德二年春加檢校尚書侍郎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中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

遠霽雲像於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許遠杭州鹽官人右相敬宗曾孫寛厚長者明吏治初容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劒南府欲妻以女固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祿山反以薦拜睢陽太守賊將尹子琦攻圍遠與張巡嬰城拒守經年外救不至兵糧俱盡而城陷尹子琦執送洛陽囚之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嚴莊害之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兄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言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

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廵死而遠獨生請追奪官爵以刷寃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云暑城以生致主將為功遠本守睢陽綏廵死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尚㓜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為廵傳闕遠事非是為文書其後以為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於是遠之事始明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為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為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庭望以為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廵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廵所廵固勸歸不去衡齎金帛迎霽雲謝不受乃事廵廵厚加禮始被圍籞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喑嗚而來者乃霽雲也廵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内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雷萬春者事巡為偏將令狐潮圍雍邱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邱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為賊所危巡哭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畧不及霽雲而强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

姚誾者宰相崇從孫父弇楚州刺史舊書作處州刺史誾性豪蕩好飲謔善絲竹歷壽安尉素善巡及為城父令遂同

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之遣霽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鍠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其後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姓名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𩑽岸有力應募磧西累以戎勲官安西副都護兼北廷都護二鎮節度使哭厥首領阿布思内附賜名李獻忠屬幽州與安禄山有怨叛

還磧外數盜邊詔千里將兵討捕千里諭葛邏祿陰令掎角獻忠果以窮歸葛邏祿縛之并妻子帳下數千人新書祿山傳以此為祿山事或當時與祿山並將故也俘獻勤政樓斬之擢千里右金吾衛大將軍留宿衛祿山反詔募兵河東即拜節度副使雲中太守遷上黨長史賊來攻壘䧟多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直禽希德幾得而救至乃退會橋壞馬顛為賊執仰首救諸騎使還曰

為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中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因千里至東都安慶緒偽署特進因容省慶緒敗為嚴莊所害時西北戎兵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吐蕃惟河西戎將袁光廷為伊州刺史固守歷年雖游說百端終不降諸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殺妻子自焚死建中初贈工部尚書

龐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玉事隋為監門直閣降高祖歷官監門大將軍堅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節度

使魯炅表為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愿為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滎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往來劇賊將阿史那承慶悉鋭攻之傅城百里樹木皆刋城中士單寡糧少而愿堅晝夜戰諸郡兵無援者自至德元年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鵞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雷譟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至東京將磔觧之或言二人義士彼為其主殺之不祥乃縛於洛濵樹上屬苦寒凍死見者哭之新書云比旦死按上文言十一月則舊書苦寒凍死

之言為可信通鑑亦云凍殺今據改

愿汾陰人父縚太常卿兄崇一娶惠宣太子女其女弟為太子瑛妃瑛廢貶愿嶺外久乃得還

張興束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粟肉十斤悍趫而辯為饒陽裨將祿山攻饒陽興嬰城彌年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然城已破為所執思明好言勸降興曰我大郡將安能委身於汝 思明語以何不上觀天道今

兵趨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
矣興曰桀紂秦隋四海為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皇
無違德禄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即為禽耳思明
怒鋸解之且死罵不絶口
崔倫字叙深州安平人父死遠方護柩歸跣足行千里
道路為流涕服除第進士歷吏部員外郎安禄山反陷
於賊不汙偽官使子弟間表賊事賊平下遷晉州長史
李齊物訟其忠授長安令封武邑縣男寶應二年以右

庶子使吐蕃被留再歲執至涇州逼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因邏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代宗見之感動具陳吐蕃情偽山川險易指畫甚詳遷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客卒贈工部尚書謚曰敬按崔倫前後陷賊留蕃具見節槩新書載於其子崔衍傳首今改列忠義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朱泚同里少相狎近奏署幽州幕府廷玉有沈畧善與人交內外受附與朱體微皆泚腹心多所叩咨時幽州財雄士悍日思吞幷不知有上下

禮法廷玉間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

公南聯趙魏北通沙漠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

魏反噬公乃沸鬻魚耳不如奉天子剗多難可勒勲鬻

彜泚善之廷玉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勸歸

貢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繫道儲廥為單又勸入朝諸

校怒縛廷玉辱之因歲餘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尊公

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縶滿歲問曰能省過否

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泚不能屈

待如初廷玉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泚愈信桀傲稍
草遣廷玉入京奏涿州為永泰軍薊州靜塞軍瀛州清
夷軍莫州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屬盧龍軍稍削
泚將入朝以軍屬弟滔廷玉體微共白泚後務至重須
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嫁之
禍也泚不聽二人隨泚到朝德宗為太子時知廷玉名
及見禮眷殊渥泚統幽州行營為涇原鳳翔節度使詔
廷玉以大理少卿為司馬體微為要籍滔已破田悅寢

傲肆自用左右誣廷玉素毀滔欲四分燕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殺之會滔叛貶廷玉柳州司戸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將行帝勞廷玉曰爾姑行為國受屈歲中當還廷玉至藍田驛人白左巡使鄭詹商於道險不可往詹追使趣潼關滔諜知廷玉東出曰吾且縛致麾下支觧之廷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為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桀而敗於將成天助逆耶今吏使我出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

自投於河帝憫廷玉忠歸其柩厚賻之李晟平朱泚表乞追贈廷玉許官二子而帝方招來淄寢其奏遂已

符令奇沂州臨沂人初為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節度使薛嵩署為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奇為右職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奇密語璘曰自安史干紀無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荅曰汝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疊逆地云

何璘俯泣不能對會悅使璘以三百騎護送李納兵歸齊璘與父嚙臂别乃以衆降燧璘之出與三子同降悅怒引令竒切讓令竒罵曰爾忘義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悅怒殺之夷其家燧署璘為軍副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既聞父見害號絶泣血燧表其寃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贈令竒户部尚書璘字元亮李懐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從燧入朝為輔國大將軍璘之降母匿里中獨免及悅死詔迎

於魏賜宴別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

劉迺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少警頴闇誦六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為時推目天寶中擢進士第喪父以孝聞服終中書舍人宋昱知詮事迺方調因進書言當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厖鴻深沉之事亦可窺其門閫矣今但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内不足盡知人官人之責昱嘉之補剡尉大歷中召拜司門員外郎德宗初草郭子儀為尚父册詞義典裁擢給

事中權知兵部侍郎楊炎盧杞當國五歳不遷建中四年真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迺臥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篤復遣偽相蔣鎮慰誘迺佯瘖不荅灸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遂止迺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牀搏膺呼天不食卒贈禮部尚書謚曰貞惠子伯芻别傳

孟華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寶臣為府官屬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舊書以為恒冀團練副使朱滔與武俊

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諭欲亂其謀華至讓武俊曰上於大夫恩甚厚將還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大夫何苦遽自同於逆亂武俊卒進拨悅華從至臨清稱病還恒州閤門謝賓客武俊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

張伾本為澤潞將守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伾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衆士一

日賚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按新書田悅馬僯燧李芃與昭義軍救伾次狗明二山閒未進伾急以紙爲風鳶高百餘丈過悅營上射之不能及燧營譟迎之得書云三日不解臨洺士且爲悅食燧乃自壺關鼓而東悅逋保洹水伾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洺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大將軍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議立其子重政毋徐及兄號訴不肯從奔告淮南節度使王鍔乃免詔嘉其忠起爲金吾衛大將軍委鍔處以劇職封徐魯國夫人

周曾李希烈部將與王玢姚憺韋清相善號四公子希烈反曾密得其計首謀歸順以告李勉會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軍據蔡使玢爲應憺清居中謀取希烈密求藥毒希烈不死事泄希烈使李克誠率騾軍千人劫曾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玢憺始約事覺毋相引清懼陽說希烈兵寡請乞師朱滔至襄邑奔劉洽德宗贈曾太尉玢司徒憺工部尚書擢清安定郡王同時死難呂貴康秀琳梁興朝賈樂卿侯仙欽贈貴秀琳

尚書左右僕射與朝等皆秩尚書遣蕭昕致祭境上命
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雖三世有罪常降一等曾無
後貞元中以兄子酆襲與其女各分封五十戶奉其祀
張名振事李懷光為左都將始德宗錫鐵券懷光奉詔
倨甚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
反耶懷光召見諭以賊彊須蓄銳俟時及引軍入咸陽
又曰公不反來此何耶不急攻泚收京城欲以賊諉遺
懷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殺之又有石演芬者西

域人亦事懷光至右武鋒都將尤親信畜為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郜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璀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為我子柰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我無異心惟知事一人茍免賊名而死死固吾分懷光使士臠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舊書作三

百
千
斬成義於朔方

吳溆章敬皇后弟爲盛王府叅軍代宗立擢太子詹事濮陽郡公開府儀同三司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溆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時以爲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慰曉悉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溆請往帝大悅溆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禄死其難所也即日齎詔見泚具道帝待

以不疑者而泚業潛逆故留溆客省不遣卒被害贈太子太保謚曰忠子士矩別傳

高沐渤海人父憑事宣武李靈耀假守曹州靈耀友憑密遣人奏賊纖悉詔拜曹州刺史會李正已盜有曹濮憑不能自通朝廷遂卒沐貞元中擢進士第以家託鄆李師古辟署判官師道叛沐率其僚郭昈按新書郭昈下有郭航通鑑考異云郭航乃牙將昈所使諸李愿者非幕僚同謀者也今據刪李公度引古今成敗前後說師道而李文會林英等乘間讒訴由是疏斥沐

令守濮州舊書通鑑俱作萊州沭上書盛夸山東煑海之饒得其地可以富國師道謀皆露後英奏事京師脅邸吏言沭以誠欵結天子師道怒誅沭而囚邸濮州舊書作萊州按下文邸書請持登萊及居皆罪人云云疑作萊州為是凡十年吳元濟拒命師道引兵攻彭城敗蕭沛數縣而還以助元濟邸為繒書藏衣絮間使郭航間道走武寧軍見李愿請奇兵三千浮海擣萊淄賊倚海不為備且居皆罪人無與守始邸畏事泄署師道所信吏劉諒名以遣愿白諸朝議者疑師道使

為之不得報航不敢循故道間關回遠還昕所未幾師道召航昕疑事露欲引決航曰事覺吾獨死航卒自殺遂絕及朝廷討師道諸節度兵四入而彭城兵下魚臺金鄉李聽軍取海州頗用昕策初淮西平師道勢蹙内甚懼李公度與其將李英曇教獻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可俄中悔欲殺英曇賈直言諷師道嬖奴曰高沐怨氣在天禍且至英曇復死是益其祟也乃止逐於萊州俄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抗節忤賊李

文會指為沐黨沐之死皆被囚劉悟既平師道捉盱辟

歙歙辟置義成節度府亦請公度為僚屬元和十四年

贈沐吏部尚書航萊州人以氣聞師道署右職與盱世

居齊初盱舉進士權得與將取之聞其家賊中乃罷遂

為賊聘二人卒能忠顯

賈直言河朔舊族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鴆

將死直言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復蘇帝

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躄後署師道府屬及

師道不軌提刀負棺入諫又畫縛載檻車狀而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劉悟既入釋其禁辟署義成府後從潞亦隨府遷監軍劉承偕與悟不平陰與磁州刺史張汝謀縛悟送闕下（張汝新書刺悟傳作張問按杜牧上李司徒書云其軍大亂殺磁州刺史張汝與直言傳同）以汝代節度事洩悟以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耶悟聞感悔救免承偕囚之府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顯於朝穆宗台為諫議大夫悟固留得聽

悟死從諫不發喪名大將劉武德等矯悟遺言與鄭道使共表求襲位直言入讓曰父死不哭何顔向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歸朝廷為功臣然以張汶故自謂不潔淋頭卒羞死即今日乃欲反耶從諫哭曰計窮而然直言曰君何憂無土地今齎朝廷正速死耳若從武德謀吾見劉氏為元濟矣從諫拜曰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諫居喪軍中遂安卒贈工部尚書

辛讜太原尹雲京孫癯短才及中人少耕於野力能止牛鬬鄉人駭異屠牛飯之及長學詩書能擊劒重然諾走人所急初事李嶧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拘文法皆與之合罷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任而慨然常有濟時意龎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聞之挐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慆素聞其名握手相慶按通鑑載讜與杜慆有舊聞亂詣泗州新書作慆素聞其名似前此未曾識諸面者與通鑑異讜亦謂慆可共事乃還與妻子決同慆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賊將李圓焚淮

口讜與楊文播李行實戍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洪澤（洪澤舊書作洪源驛胡三省通鑑注云九域志楚州淮陰有洪澤鎮）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昇（舊書作公弁）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讜拔劒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為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為寇場君尚能獨存耶即拔劒向公昇厚本持之讜望泗慟哭厚本決許付兵五百（舊書作選勇士三百）讜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仆面於地泣以謝衆既

叩淮夜半斬柵由水門入慆亦出兵表裏夾擊賊大敗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蓮塘慆欲遣人延勞諸吏憚不敢出讜獨往犒而還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詣浙西見審權許救合淮南兵五千鹽粟具方淮路梗不得進讜引兵決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上譟呼慆與下迎泣表其功於朝授監察御史圍凡十月乃解按通鑑舊書俱作七月新書杜慆傳與此同

卒完一州通鑑讓以浙西軍至楚州救使張存誠以舟助之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讓覓敢死士數十人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斧斷其鎖乃得過惱與下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張帆自東來其旗浙西軍也讓復率死士出迎之衝賊大船而過復帥衆與存誠來舟九艘揚旗鼓譟而前遂得入城復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至廣陵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門賊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大船逆之讓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至未官軍不利讓命以士乘小舟至賊戰艦旁戰柵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潰走官軍乃得入城讓犯圍往返凡十二及除毫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按辛讜冒圍出入求救卒完一州其功大矣新書本傳未及詳叙今据通鑑附識初讜之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以子及兄子客廣陵託

惱視之以存先祀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按舊書作惱遷鄭滑節度讓從為僚佐惱卒乃退歸江東以隱居為事又謂讓無子猶子山僧元老等在廣陵與此俱不合黄碣閩人也初為閩小將喜學問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其能為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為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久乃應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舍位將相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昌

怒斥出之碣移書幕府李滔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針
可為稍耶或竊其書示昌昌令使者斬之投其首於溷
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瘞焉昌敗有詔贈司徒
求其後不能得昌巳殺碣滔亦遇害乃召會稽令吴鐐
問策鐐曰王不為真諸侯遺榮子孫乃作偽天子自取
滅亡耶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
固辭曰王自棄為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
以速死謂何因之他日謂人曰我無碣鐐遜何乏事即

害之

孫揆字聖圭遜五世從孫第進士辟户部巡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為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既而更授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為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屈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詈聲不輟至死昭宗憐之贈

左僕射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九